

丁玲和她的母亲



# 人文心理学研究

[美]丁淑芳 著 范宝慈 译



丁玲和她的母亲

# 人文心理学研究

[美]丁淑芳 著 范宝慈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美]丁淑芳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3

ISBN 7-5615-2495-1

I. 丁… II. 丁… III. ①丁玲(1904—1986)-文学创作-研究  
②丁玲(1904—1986)-人物研究 IV. ①I206.6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1578 号

燕宝赤

京北千尺 2003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大学 邮编: 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 厦门市前埔东路 555 号 邮编: 361009)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

定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出版说明

《丁玲与她的母亲》是本社出版的《丁玲研究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已经出版了三种，其中包括美籍学者梅慈仪的《丁玲的小说》。

本书作者丁淑芳是美籍华裔，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研究了丁玲和她的母亲，这在丁玲研究领域还是比较独特，前所未有的。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分析叙述了丁玲和她母亲的人生经历，揭示了她们之间的相互影响，阐释这种关系对丁玲的人生重大选择的重要作用，为丁玲看似反常的选择寻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作者恰当地使用心理传记的分析方法大大增加了这种合理性。它让我们看到丁玲在她的数次牢狱之灾中反复出现的选择模式，她如何在与母亲的生活的对比中确立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又是如何转化成强大而自我满足的内心世界，让她在历经磨难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在人们重新认识丁玲，产生一些误解的时候，大洋彼岸出现这样一部认真研究丁玲的论著，我们很高兴能够出版这样的学术著作。作者是境外人士，台湾长成，美国求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学术资源和表达方式必然和我们的有所区别，出版时我们尽量做到保持学术著作的原貌，相信作者自己可以鉴别和判断。

## 《丁玲研究丛书》编辑例言

丁玲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又一杰出作家。她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及社会主义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在国内国际享有崇高的声誉。

丁玲创作面世后曾获得很高评价，由于她遭到厄运，她的创作长时间未能得到公正的对待。新时期以来，随着她的政治生命的恢复，丁玲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并在关于她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的独特价值，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意义和作用等方面的研究都出现了不少新成果。

为了发扬丁玲研究成果，把研究工作从纵横方面引向深入，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我社决定出版《丁玲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丛书》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求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对丁玲研究进行新的探索、新的概括，欢迎论著，也需要丁玲创作与生活的新资料的专书。

《丛书》聘请陈明、陈涌、严家炎任顾问，庄钟庆任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2年10月

## 一点感想

### ——中文版序言

陈 明

本书的作者丁淑芳是一位女性。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91年的夏天，在黑龙江垦区普阳农场召开的丁玲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散会之后，她又来到北京，到我的寓所进行采访。那时她已经有了写作这本书的打算，为此专程从美国越洋而来，搜集素材。丁淑芳女士是美籍华裔学者，不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她的专业是社会心理学，她想从西方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研究丁玲和她的母亲，这在丁玲研究领域里还是十分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因此就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和丁淑芳女士本来素昧平生，对于她的研究领域，更是知之甚少，但是在短短有数的几次接触中间，感觉她钟情中华文化，认真、勤勉、敬业，是个老老实实搞学问做研究的人，因而产生了敬意和好感，愿意尽己之力，给她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2001年，她的专著终于在纽约亨廷顿诺瓦科学出版公司出版，并寄赠给我一本。

本书的译者范宝慈，也是一位女性，多年以来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外事工作。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定居之后，她曾经陪同一些海外友好人士、作家学者到我们家里来访，我记得的有：1983年夏天，她曾经陪同波莉·马歇尔率领的美国女作家

代表团来访；1984年夏天，她陪同香港电视台一行14人来采访拍摄；1985年的夏天，她又陪同美国的郑愁予夫妇、李文玺夫妇来访，午餐时我们一起吃了烤鸭。此外，聂华苓女士每次来访，几乎都有她陪同。每一次活动，范宝慈都和作协的其他同志安排得周到细致。她认真严谨的态度，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的作风，熟练自如的翻译水平，给丁玲和我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没有私交，仅限于一般的工作来往，但是当我收到丁淑芳寄来的英文版新作时，第一个想到的求助者，便是范宝慈。我想，以人品和业务水平而言，她是最合适的译者。

这本书能否在国内出版，有否译稿费，当时都是未知数，很可能最后就成为一次“义务帮工”，而且我知道，范宝慈已经退休，平时没什么联系，所以当我第一次向她提出这个请求时，内心中很有些惴惴不安。但是，范宝慈粗读了书稿目录和前言，便引起兴趣，立即爽快地应承下来。后来我才知道，由于这本书涉及许多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无论是内容的理解上，还是在文字的表述上，都给她带来困难。这项工作很不轻松，但是她几乎从来不顾这些困难，专心致志，在腰痛病严重难以久坐的状况下，以流畅的文笔译完了全文。她把她全家人都发动起来，她的老伴孙家嵩一趟一趟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里来收取稿子；她的女儿工作很忙，利用业余时间打印了全部的译文。

但有趣的是，这两位令我充满了敬意的女性，却至今彼此没有见过面，甚至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她们俩可真是心心相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作为她们之间联系的中转站，是两位男性，其中一位是我，还有一位，就是也为本书做出了贡献的涂绍钧，他是中国丁玲研究学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一些具体繁琐的事务性工作，都是由他直接经手，而且，这本书译文的最初章节，作为征求意见稿，就是在由涂绍钧主持编辑的《丁玲

研究》上刊出的。

丁淑芳不认识丁玲，她只听过一次丁玲的讲演，那是 1981 年 12 月 18 日，丁玲即将结束在美国的写作访问时，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的一次讲演，正是那次讲演，引发了丁淑芳对于丁玲的兴趣和好感。1991 年她来到中国黑龙江参加关于丁玲的学术研讨会时，主要以一个听众的身份来了解和认识对她来说尚属陌生的丁玲；但是去年 10 月，在丁玲家乡临澧举行的丁玲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丁淑芳则以一个颇有成就的丁玲研究学者身份，做了一个很受欢迎的大会发言。这个变化使我很有感触：丁玲去世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她产生着兴趣，不断有一些勤奋钻研的专业和业余学者，带着他们的成果，加入到丁玲研究的队伍中来。这说明，丁玲依然有魅力，有光彩；真正与人民和社会休戚与共的作家，是永远也不会被忘记的。

我还要感谢厦门大学出版社，在庄钟庆教授和许多同志的促成下，他们决定出版这本学术专著。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他们就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海内外学者的丁玲研究专著，其中包括美国华裔学者梅仪慈女士的《丁玲的小说》等等。在当今社会，肯于出版这样极少有经济利益可言的专著的出版社，实在是很难得的。

## 鸣 谢

我首先要向陈明先生致谢，他慷慨地给了我许多丁玲的书并欣然接受了采访和回答了问题。他对编辑和出版他已故妻子的作品的无私奉献是最令人钦佩的。我要感谢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他把我介绍给陈明先生，并鼓励我进行这项研究；他和他参与创立的丁玲研究会在给我提供资料方面给予极大的帮助，我也要感谢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坦然地讲述她和她母亲的种种经历和感受。

我对中文研究的兴趣曾受到斯坦福大学的培养，特别是通过东亚研究中心和亚洲语言系提供的许多专题演讲和讨论会。我在妇女和性别研究中心举办的传记作者研讨班学习了两年，学习到许多东西。

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同事，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丁爱博一直是我在中文研究领域里学者活动的主要联系，我非常庆幸能有这个持久不变的共鸣板。他在编辑方面的协助和在确定材料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他对拼音的熟悉，对这本书在开始阶段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的儿子约瑟夫（中文名丁胄毅，字肖瑜）是一个脑神经心理学者和甘撒斯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他以他的中国祖先自豪（同时也以他父亲那边的犹太传统自豪），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我的手稿，提了许多建议。

我感激加州州立海华大学我的同事们和学生们给予我富于

智慧的激励和他们对人生故事研究的兴趣以及人文方面的正确观点。在我 27 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的各种类型的学生教我如何向广大听众清楚地表达自己。

我也非常感谢我众多的朋友们,他们给予我鼓励和有益的建议,特别是我的多年的朋友和同事斯坦福大学李罗斯教授的深刻的评论对于修订我的初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为了这个已完成的产品,我非常感谢芭芭拉·E·莫努金细致的编辑工作。总之,我无限感激丁玲和她的母亲曼贞提供我们一个如此黄金般的机会去分享和丰富关于中国以及关于人类心理学的知识。

大家氣半大京壯樹您更非。咱兩對人令貴是想奉席太祖是卦的  
的呼呼。我得取好計掛旗頭，主決把酒祭介舞升加，對連  
，頭連咱大將于鼎而式擇策掛旗舞樂會齊羅策工掛立。已遠  
發林林頭乘想最時敵首指此然以蕙匪專其文曲氣工博懷要少輝  
。愛慈味國

最服林，養寵由學大尉與謀陰受普惠興尚賓而文中休昇  
，會坐村麻指與聯步遠齊咱掛策策育番將亞味心中表揚亞承其  
，爭兩下区孝母長而告卦互幹韓心華心中表揚跟卦味以奔寢  
。西水遠有陰區學

直一射發丁號尊嘗榮學大尉與謀，奉同咱昇墨山，夫文與共  
育前率大當非奏，蒸郊要生咱你若嘗學里歛曉衣而文中召昇墨  
衣排卦致顧空府咱而衣排離方卦。對卯共隨委不入費个好  
非量遇倒械汗本衣板，添燃咱音裡校曲又以財城門寺咱而  
个一最(蘇肖字，鑿貞工谷文中)夫參於子儿齒口奏。咱貴玉常  
勝固中苗並恩卦。對舞高學既小羊大謀繼甘珠春孝既小登琳鄉  
願興咱大過卦。(來自慈母太覺咱也雅亲父卦却卦相同)來自武

。對妻送書丁號，辭平師舞丁壽固  
千富庭千余卦主學辟卦導同咱舞學大半朝立典冊賦道憲舞

## 目 录

(1)	立英柏干慈晖育媒对学如儿文
(2)	誠悲題哀
(3)	渠固呼离食 章四集
(4)	走一离歌,走一离更
(5)	負曼脂芦異西藻丁言
(6)	學 卦
(7)	詩悲人副
(8)	哀祖 章正集
(9)	發頂曲哀丁
(10)	升恨愁索歌
(11)	主人國悲柏白特羅
(12)	引言 ..... (1)
(13)	第一章 最早的记忆 ..... (8)
(14)	第二章 早期阶段 ..... (11)
(15)	缠 足 ..... (13)
(16)	一次不寻常的旅行 ..... (14)
(17)	返回老家,长大成人 ..... (18)
(18)	结 婚 ..... (20)
(19)	丁玲的诞生 ..... (23)
(20)	丁玲的幼年 ..... (24)
(21)	秋瑾的故事 ..... (28)
(22)	第三章 母女开始新生活 ..... (30)
(23)	新的生活和新的身份 ..... (31)
(24)	到大城市 ..... (34)
(25)	女儿逐渐独立 ..... (35)
(26)	母亲的事业 ..... (36)

女儿的学校教育和独子的死亡 .....	(39)
克服悲痛 .....	(41)
<b>第四章 分离和团聚 .....</b>	<b>(43)</b>
更高一步,远离一步.....	(44)
有了新的勇气的曼贞 .....	(47)
转 学 .....	(48)
陷入悲伤 .....	(50)
<b>第五章 脱身 .....</b>	<b>(52)</b>
丁玲的订婚 .....	(52)
上 海 .....	(55)
探索的时代 .....	(57)
瞿秋白的悲剧人生 .....	(63)
母亲的奋斗 .....	(65)
<b>第六章 在暴风雨中检验双翅 .....</b>	<b>(68)</b>
胡也频简介 .....	(69)
与母亲短暂的休假 .....	(73)
从自由恋爱到结婚 .....	(75)
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 .....	(79)
转折点 .....	(82)
看到曙光 .....	(85)
突降阴霾 .....	(88)
踏着丈夫的足迹 .....	(91)
高高翱翔 .....	(94)
<b>第七章 被关在魑魅魍魉的牢笼世界里 .....</b>	<b>(96)</b>
新闻、抗议和谣言 .....	(100)
意志的抗争.....	(102)
在避暑胜地过冬.....	(109)

母亲的探望.....	(110)
难以言表的痛苦.....	(115)
控制放松.....	(117)
<b>第八章 奔向自由.....</b>	<b>(121)</b>
梦想的粉碎.....	(126)
捕捉者：徐恩曾的说法 .....	(129)
冯达的感受.....	(132)
起飞.....	(133)
<b>第九章 延安时期.....</b>	<b>(137)</b>
延安.....	(137)
陈明简介.....	(141)
相爱并结婚.....	(143)
共产党员第一，作家第二 .....	(144)
共产党的胜利.....	(147)
丁玲事业的顶峰.....	(148)
<b>第十章 在变化的政治风浪中考验和磨难.....</b>	<b>(152)</b>
反右派运动：1957—1958 .....	(154)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	(163)
凌辱、监禁和强迫劳动 .....	(164)
单独监禁.....	(167)
<b>第十一章 重新获得自由并宣布无罪.....</b>	<b>(170)</b>
自由并恢复名誉.....	(171)
余下的岁月 .....	(175)
<b>第十二章 逐步形成的思想信念：</b>	
西方心理传记的分析 .....	(180)
认识的不一致.....	(182)
心理的承受力 .....	(187)

(01)	维护自身的同一性	(189)
<b>第十三章 孝女和忠臣：中国人的演绎</b>		(192)
(01)	天命和进谏的职责	(196)
<b>第十四章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类的发展</b>		(198)
<b>后记</b>		(203)
<b>年表</b>		(205)
(SED)	译者的话	
<b>译后记</b>		范宝慈(208)
(TED)	献给宋玉 章式蒙	
(RED)	卖蟹	
(FAD)	食简阳叔	
(EAD)	智岸长晏卧	
(MAD)	二蔡乘舟，一蔡员党齐共	
(NAD)	惊惧而党齐共	
(FAD)	触眞而事齐工	
(SAD)	郭嘉味领李中斯风舌颊的卦变卦 章十策	
(TAD)	2001—1921：恢弘而古风	
(FAD)	1988—1981：命革大卦文	
(TAD)	悔茂鱼挺味楚丘，穆奏	
(TAD)	爻变卦单	
(TAD)	罪天布宣卦由自矜深得重 章一十策	
(TAD)	晋昏复对卦由自	
(TAD)	且逐卦不余	
	念育勋思苗娘沃毛卦 章二十策	
(TAD)	诗长韵五卦联心式酉	
(SAD)	卦一不帕卦卦	
(TAD)	氏娶亲帕卦心	

## 引言

丁玲(1904—1986)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她的文学成就,尽管那些是重要的。<sup>①</sup>从她年轻时到最后的日子里,在一个大动荡和社会文化转变的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她与中国的政治紧密相关。毫不夸张地说,如袁良骏在其1990年《丁玲研究五十年》的文章里所说,丁玲的“苦难的一生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深刻地表现了我们近代历史上的血和泪,我们民族的光荣和耻辱,我们人民的痛苦与欢乐以及我们文学的兴衰。”<sup>②</sup>研究她的一生和她的作品就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围绕她个人的行为表现与作品充满了神秘和争论。

作为一个旧宗法家庭制度的反叛者，丁玲于192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确立了丁玲作为一名作家的地位。“被视为一个年轻女人对矛盾的性感觉的大胆揭露”，这使

① 丁玲有两个名字,伟和冰之。如同中国的习惯,当她开始写作时,她选用丁玲和其他一些笔名,但是在她 23 岁左右有了一定的名气以后,她开始专用丁玲的笔名。

<sup>②</sup> 袁良骏：《丁玲研究五十年》，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得她声名狼藉。<sup>①</sup>她的丈夫——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被杀害促使她参加地下共产党。她被国民党特务抓去软禁了三年，最后设法逃往共产党的总部延安献身于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料 20 年后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她被诬蔑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共产党，并被送往中国最偏远的地区领受“再教育”，然后被带回北京单独监禁了五年。经过这些凌辱，她仍忠实于党的信仰，而且被接受回到党的行列中，欣喜异常，并无片言只语的批评。

丁玲的研究者很难解释她的政治行为，例如袁良骏就是如此，四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困扰他。首先，丁玲很早的时候就与重要的共产党人有密切的接触，但不像那个时候其他女性知识分子，她没有急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为什么她要花 10 年的时间去成为一个信仰者？第二，她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监禁，两次遭受了严重的折磨，接近于死亡的边缘，是什么给予她那种精神力量？第三，她不断地受到诬告，然而从不动摇。如此坚定的信仰从何而来？第四，她从“暴露派”——其主要任务是暴露党和人民的缺点，来了个 180 度转弯到“歌德派”——赞美党和革命的好处。是什么导致她在思想上发生如此根本的变化？我希望以下章节将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1981 年，这位著名的和引起争议的作家访问了美国大约四个月，访问期间她受邀到几所大学给中文系的学生演讲，我有幸出席她在斯坦福大学的讨论会。

<sup>①</sup> 梅仪慈·福伊尔沃克尔：《〈莎菲女士的日记〉及其他短篇小说评论》，《中国文学》1986 年，第 115 页。

丁淑芳：《丁玲和〈莎菲女士的日记〉：青少年认同形成的心理传记研究》，《记叙文体的解读》，《记叙文体对人生的研究》第 6 卷，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1～237 页。

之后不久,我读到乔纳森·斯宾斯的《天堂和平之门:中国人与其革命:1895—1980》(1981),他对丁玲和她的母亲的生活的描写让我感动。这本令人鼓舞的书使我回忆起50年代初在蒋介石统治下,在台湾读高中的时候,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知道我是一个读书迷,他给予我特许进入书库里面搜寻,我对于一个加了锁的特别的柜子很好奇,经告知保存在里面的书是禁书,我当然更加渴望读到它们,管理员很信任我,把它们“借”给了我,只要我不把它们带出阅览室。他们清除这些“共产党”作家的书,如巴金、鲁迅和茅盾,这些书当中没有一本丁玲的作品。由于重新激发了我青少年时期的好奇心,我开始阅读她的作品以及我所能找到的有关她的传记。

当我了解到丁玲与其母亲的生命息息相关时,我的兴趣渐渐增加了,因为我不禁将她们的生活与我自己的母亲和我的祖母的生活相比较。像丁玲的母亲一样,我的祖母林芸(1876—1952)早已裹了脚,也于年轻时就守了寡,在一个没落的中上阶层的家庭中将两个幼小的孩子抚养成人。我曾祖父丁寿泉于1880年由台湾到北京考上进士,但不愿当官,返台执教。我祖父丁宝钧考上秀才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祖母也出身于望族及书香世家,入过私塾习诗书。祖父遽逝时,她才35岁,满腹才学,但不能出门就职,仅靠一身细致的针线功夫和手摇缝衣机谋生,扶养10岁的儿子(我父亲)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我的母亲生于1909年,很幸运没有遭受缠足的痛苦,因为日本政府在1895年接管台湾时取缔了这项习俗。如她所描绘的那样,她的“专制和非常守旧的”父亲仍然不让她上高级中学,在日本统治的当时,女孩读高中早已成为时尚。她整整哭了一个星期,恳求她的父亲,但是完全无用。她这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女儿的幸运是她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社会的变化影响我们这三代台湾妇女的